

兒
子
們

賽
珍
珠
著

I

王龍的死

垂死的王龍。他躺在那久又暗的上房子裏，房子的四周就是他的田。他這房間就是他年輕時所住的房間；他睡的牀也就是他結婚那一夜所睡的山牀。這房間甚至不及城裏那大房子裏的一間廚房那樣大。城裏那所大房子原來也是他的，但現在却讓給他的兒孫們住着。可憐他很甘願死在這裏——死在他自己的田地之間，死在他父親的老宅子裏，死在這有着粗劣的桌椅的房間裏，死在舊有的低矮下——既然他必得死。

王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張眼望着站在他牀邊的兩個兒子，他明知道他們正在等着他斷氣而他却確快要斷氣了。他們從城裏請了有名的醫生來，這些醫生帶着他們的針和草藥。他們按他的脈，看他的舌苔，看了許多時候。到最後，醫生把藥料收起，對他們說道：

「病者的壽數到了，這是人力所難以挽回的。」

於是王龍聽到他的二個兒子低聲耳語，他們是特地住到這土房子裏來等待他的終的。他們以為那老人已經沉沉睡去，可是那病者却聽到他們互相嚴重地說道：

「我們必得去叫他的另外一個兒子——也就是我們的兄弟來才好。」

第二個兒子又答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必得立刻去叫他來。他跟着那位將軍，現在正不知漂泊在什麼地方呢。」

聽見了這些話以後，王龍知道他們已經在準備他的後事了。

他的床邊放着一口棺材，這是兒子們買了來，爲要使他安心而放在他那裏的。這是一具用楠木製成的很大的棺材，放在這房裏，佔據了許多地位，使進來的人必須繞道而過。並且必須把手按在上面。這具材約值六百塊錢。雖然王二是一個很吝嗇的人，到了手的錢不大輕易再出去，但是對於這口材他却一點都不嫌太貴。不，其他的兒子們也一點都不嫌貴。王龍對於這具材覺得非常滿意，他每途精神好一點的時候，便伸出那懦弱無力而枯黃的手來撫摸那口漆得光光的棺材。材裏另外還有一具套材，（即一棺一槨——譯者）裏面光得如同黃緞一樣。兩棺非常配合，正像一個人的靈魂和肉體一樣。這實在是一口隨便什麼人見了都會覺得滿意的棺材。

可是儘管這樣，王龍却並不像他的老父那樣一下子能死去。他的魂靈幾次準備脫離軀壳，但是每次，他那強壯有力的老軀壳却總不肯給魂靈所拋棄。在這兩者之間開始鬭爭的時候，王龍覺得他的內臟好像起了戰事一樣，心裏大爲吃驚。他一向是一個視肉體重於靈魂的人，也是一個強壯而快活的人，因此他不能輕易讓他的肉體死去，當他覺得他的靈魂在偷偷地溜走的時候，他心裏害怕起來，便用一種粗啞的喘氣聲音號哭起來，無言無語地像一個小孩一般地號哭着。

他那年輕的妾梨花日夜坐在他身邊，每逢見他這樣號哭的時候，就伸出她的嫩手來握住他的老手，並且撫摸着。他的兩個兒子也趕忙跑過來安慰他，告訴他他們將給他什麼葬禮，他們一遍一遍地告訴他：他們打算怎樣安排。大兒子彎下他那魁梧渾身穿着綢緞的身子，俯在那衰老而瘦小的垂死者的面龐上，大聲對着他的耳朵叫道：

「我們要排起三里長的儀仗來，我們大家都爲你哀痛，你的姨太太爲你啼哭，你的兒子和孫子都披麻帶孝，還有全村的人和你所有的佃戶，也都參加，你的魂轎走在前面，貴家給你畫的那張照片就

放在裏面，魂轎後面就是你那具偉大的棺材，我們為你製好了新的袍子，你穿了躺在裏面就像一個皇帝一樣。我們還租了繡得金碧輝煌的材單，覆在你的棺材上面，抬過各街各巷的時候，使全城的人都看得見！」

他這樣大聲喊叫，喊得面目通紅，氣也透不過來，因為他是一個很胖的人。當他直起身子使呼吸流暢一點的時候，王龍的第二個兒子便接下去說。他是一個面黃肌瘦而狡猾的人，他的聲音從鼻子裏送出來，又尖又小；他說道：

「還有和尚來唸經送你到西天去，還有特地雇來為你哭喪的人，還有穿了紅袍黃袍的，把我們為你預備作陰間用的東西抬了在街上跑。我們有兩所用紙頭和蘆桿糊成的房子，放在大廳裏，其中一所就像這一所一樣，其餘一所像城裏的那所大房子。裏面傢具齊全，還有許多當差和僕役。另外還有一頂轎子和一匹馬，以及所有你所需要的東西。這些東西都是用各色的花紙精製起來的，我們把這些東西拿到你墳邊焚化以後，送到天上，我敢擔保險間再沒有一個鬼能像你這樣的豪富了。這些東西也和轎子一起叫人抬着在街上跑，讓大家看見，我們真希望那一天能是一個好日子哩！」

於是那老人高興極了喘着氣說道：

「我想——全城的人——都會看見了！」

「自然全城的人！」大兒子高聲說道，他伸出他那又大又軟又白的手做了一個大姿勢。「每條街上的兩邊都站滿了來看出喪的人，自從，自從黃府衰敗到現在，從不曾有過這樣大的喪禮。」

「啊——」王龍說道，他心裏非常快樂，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垂死的人。於是又睡着了。

可是這一點內心的滿意終於不能維持長久，等到第六天的清早，時候終於到了。兩個兒子已經等得非常氣悶，因為他們過不慣這所土房子裏的簡陋生活，他們自從幼年時候離開這房子以後就從來沒

有回來住過。父親拖延不死，使他們等得精疲力盡，都到小內院裏去睡覺。這本是那老人壯年時把荷花娶進來的時候所建築的房子。在上一天晚上，他們對梨花說，倘使父親有什麼變化，可以進去叫他們，於是他們便去休息了。王大所睡的牀，就是當年王龍一度認為最上等的牀，也就是他所最心愛的牀；可是現在王大躺在上面，却覺得滿不舒服，因為那張牀硬得很，而且因為年久的緣故，搖動不穩，他又覺得春天在這房間裏住太悶太黑，滿不舒服。可是一躺下去以後，他便立刻昏沉沉的鼾睡去了，呼吸幾乎也在他那粗大的喉頭隔住了。至於王二呢，躺在靠近牆邊的一張竹榻上，他好像貓兒一般，睡得又輕又軟。

梨花却完全沒有睡。她生性僻靜，就那樣靜靜地通夜坐着，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一張小竹櫬上；那張竹櫬非常低，因此她坐在牀邊，把臉偎着老人的臉，又把那老人枯老的手掌握在她自己柔軟的手掌裏。她年紀很輕，簡直可以做王龍的女兒，可是她的態度看去却並不年輕，因為她的臉上有那奇異的忍耐的神氣，做起事來總是很耐性，一無火氣，不像一個年輕的人。她就這樣坐在老人的旁邊，這老人對她非常慈愛，完全像她的父親一樣。她並不哭泣，一直望着他那垂死的臉。他睡着以後，靜得好像死去了的一樣。

突然，後半夜的黎明以前，王龍睜開了眼睛，覺得非常軟弱，似乎他的靈魂，已經離開了他的軀壳一樣。他微微滾動他的眼睛，看見梨花坐在那裏。他空虛異常，不禁心裏害怕起來，一口氣塞住了喉嚨，從他的牙齒縫裏抖動出來，他低聲說道：

「孩子——這就是——死嗎？」

梨花看見他這樣駭怕的神氣，便鎮定地用她原來的聲音響亮地喊道：

「不，不，老爺——你好些了，你是不會死的！」

「你——真的嗎？」他又低聲說道。她的自然的聲氣使他心安不少，便睜大了眼睛釘住她的臉望着。

梨花看出時候已到，覺得她的心突然跳得猛快起來。她站起來俯身向着他，同樣用她那種柔軟而自然的聲音說道：

「我可曾騙過你，老爺？你看，你的手既暖和，又有力——我想你——在逐漸好起來了。你好，老爺！你不用害怕——不，什麼都不用害怕——你好起來了——你好起來了——」

她繼續撫慰他，一遍一遍地說他已經好得多，並且緊緊地暖暖地握住他的手，他騎着微笑地望着她。他的眼睛逐漸模糊起來，發起定來，他的兩唇也硬化起來，耳朵正用勁地想聽取她那固定而不變的語聲。於是她看出他真的要死了，便俯身下去靠近他，抬高她的聲音，又響又清楚地喊道：

「你好起來了——你好起來了！你不會死，老爺——你不會死的！」

她這樣安慰他，可是他雖然聽見她的聲音而暫時提起精神，却終於死下來了。然而他仍舊不能平安地死去。不，雖然他安心地死去，但當他的靈魂快要脫身而去的時候，他窒息着的身體似乎因為暴怒而猛跳起來，他的兩臂兩足都不由自主地自擲自踢起來，那隻皮包骨的老手剛好向上抽動而着實地打着俯身向他的梨花。它打了他一個滿臉，而且非常有力，使梨花痛得自己伸手撫摸起來，低聲說道：

「這是你給我的唯一打擊，老爺！」

可是老爺並不同答。她低頭一看，看見他斜躺著身子，正在她望他的時候，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，從此便不再動了。她將他的四肢放直，輕輕地細細地，替他把被頭蓋好。又用纖細的手指把他的眼睛閉上，微笑仍舊現在他的臉上，這就是他在聽見她說起不會死的時候所引起的笑渦。她凝視了好一

雷。

一切做完以後，梨花知道她必須去叫他的兒子們來了。但是她重又在那張小竹椅上坐了下來。她知道她必須立刻去叫他的兒子們來；但是她却拿起王龍那隻剛才打過她的手，撫住它，並且將頭伏在上面，在沒有別人的時候，靜靜地落了幾點眼淚。她有着一顆奇異的心——天生是悲哀的心，却不能像別的女子一樣大聲的啼哭一番來發洩她內心的悲哀，因為她的眼淚從來也不能使她得到一點安慰的……因此她坐不了多少時候，便立起身來叫那兩個兒子去了。她說道：

「你們不必忙，因為他已經死了。」

可是兒子們聽了她話以後却仍舊着忙起來。他們趕出房門，王大一身衣服很縐，頭髮蓬鬆，他們立刻奔到他們父親那裏，王龍躺在那裏，正是梨花替他放好的那副樣子，兩個兒子睜大了眼睛望着他，好像他們從前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樣。他們現在好像有些怕他的樣子，於是王大用很低的聲音，似乎房間裏還有別個陌生人一樣的說道：

「他死得舒服嗎？」

梨花用她那安靜的態度回答道：

「他死的時候還不知道他是死呢。」

於是王二說道：

「他現在躺在那裏好像並沒有死，像睡着了的一樣。」

兩個兒子對他們的父親看了一會，心裏似乎充滿了一種模糊而紛亂的恐懼，因為那老人一動不動的躺在那裏，覺得非常可怕。這時候，梨花看出了他們的恐懼，便溫和地說道：

「還有許多事情要為他做呢。」

於是兩個人便開始動作起來，想起了生前的事，他們心裏都覺得很高興，王大急忙把他的袍子扯挺，用手摸摸自己的臉，啞聲說道：

「真的，真的，我們應該準備他的後事了。」他們急忙忙地走了出去，心裏覺得很高興，因為他們可以離開他們父親死去時的那間屋子了。

2

王龍的喪儀

當王龍死去以前的某一天，他曾經吩咐過他的兒子們說：他的屍體放入棺木以後，必須留在那間土房子裏直到落葬的那一天爲止。可是到了預備喪事的時候，他的兒子們發覺要從城裏那所房子裏跑來跑去，實在是一件非常不便的事。並且當他們想到在落葬以前必須守四十九天孝的時候，他們覺得要服從那現在已經死去了的父親，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並且，要遵守這遺囑的確在各方面使他們覺得爲難；因爲從廟裏來的那些祭司們囑咐着，說他們不願走這許多路來念經。甚至那些替王龍來穿着洗抹和封棺的人也都勒索加倍的酬勞，使王二聽了非常不樂。

於是，弟兄二個互相望着，又望望棺木，二人想到了同一件事——這死者已不再能說話了。他們便叫了人來，叫他們把王龍搬到他曾經住過的在城裏的那所大房子的庭院裏；雖然梨花阻止這件事，但是她不能說服他們。當她知道她所說的話無效時，便輕輕地說道：

「我想這可憐的呆子和我總不會再到城裏那所房子裏去了，但是如果他去，我們必得和他一同去。」於是她帶着這個呆子——就是王龍的大女兒，現在她已是一個成年的婦人了，但是她一生總同樣是一個愚孩子。她們跟隨在王龍棺木的後面，沿着鄉間的田岸行走，呆子邊走邊哭，因爲春天的天氣很是和暖，陽光明亮地照着。

這樣梨花便又到了她曾和王龍活着時同住過的那所庭院裏了。就在這所院子裏王龍有一天曾經看

中了她，當時他的血流滿面，山崩地陷，即便是在這樣的年紀，他在這所大屋子裏寂寞地過着。但是這院子現在是寂靜地，在這所大屋子每道門上的紅紙條都被撕去，以表示死神在此，並且在臨街的大門上還貼着白紙以表示喪事的記號。梨花便住着，睡在死者的旁邊。

一天，當她這樣陪着安睡在棺木中的王龍的時候，荷花的女僕走來告訴她說：我們太太也就是老爺的大姨太太，要到靈前來拜拜她那已死的丈夫，梨花須得恭敬地回答她。她祇得照着這樣做了。雖然她很荷花，曾經一度做過她主人的人，但她仍舊立起身來，在棺木的四圍把蠟燭照了一遍。

自從荷花知道了王龍所做的事，並且傳話允許不再看見梨花以後，這還是第一次看見梨花。她是非常的憤怒，因為她把自幼當作她姨女的孩子引進到自己的庭院中來了。她是這樣的新憤，甚至不願知道梨花究竟還活着還是已經死去。但是實際上她很好奇：現在王龍已經死了，她和她的僕人杜鵑說道：「好，假使那個老人已經死了，她和我已不再有什麼可爭論的事，我願去看看她現在究竟怎樣了。」這樣充滿着好奇心，她便倚着婢女，步出了庭院，並且她還選擇一個時間，祭僧們還沒有來圍棺念經的時候。

她便跑到梨花等着的房間，帶着祭拜用的香燭，吩咐丫頭在棺木前點着了。但是當丫頭把這事做好以後，荷花却偷眼看看梨花，她目不轉睛的看看梨花究竟變得怎樣老了。是的，荷花雖然也穿着素雅孝服，但她臉上並不悲傷，她向梨花嘆道：

「好，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蒼白瘦小。我不知道老爺在那一點上看中了你？」她覺得很是安心，因為梨花是這樣的瘦小而無色，毫無姿態之美。

梨花站在棺材旁，低着頭，靜靜地站着。但是她滿心深恨，甚至怕她自己，她自己想，即使那老姨太太這樣，她仍可深惡痛絕她的。但是荷花並不是一個牢記往事的人，即使對於仇恨的事。所以她在

凝視了梨花一陣以後，便望着棺材低聲說道：

「我知道，幾位少爺在這上面一定化去了不少的銀子了！」於是她站起身來，摸摸那口材，不住的揣摩着它。

但是梨花忍不住她日夜守望着的東西這樣的任意給人撫弄。於是她突然高聲說：

「不要碰它！」說時她緊握着她的小拳放到她的胸口，把她的下唇咬住在牙齒間。

荷花聽到這話，笑着說：「什麼——你還是這樣的向着他？」她輕意地笑着，坐了一回，望着燃燭成灰。不久，她覺得一陣不耐煩，便起身走出庭院到別處去了。但是她好奇地向各處望着，看見那個可憐的啞女兒坐在那邊陽光下，她便叫道：

「什麼——這傢伙還活着麼？」

梨花這時跑去立在啞女兒的旁邊，心裏仍是充滿着深恨，以致她無法忍受。當荷花去了以後，她便去找了一塊布頭，在荷花摸過的棺木邊，再三的抹揩着。她給啞女兒一塊小小的甜餅，啞女兒高興地接着；因為她始終沒有料到，她便歡喜地吃着。於是梨花傷心地望了她一會，終於嘆息道：

「你是唯一剩下來待我最和氣的一個了。你沒有把我當作奴婢看待。」但是啞女兒仍是喫着她的餅，因為既不能說話，也不了解她對她說的什麼話。

梨花守着直到舉殯。這些日子庭院裏總是非常的靜，除了祭僧們來唸經以外。因為就是王龍的兒子們沒有事也絕不走近他。他們都似乎覺得有些害怕，害怕這全屋子都充滿着死人的氣息。並且王龍既是這樣一個魁梧強壯的人，他的魂魄自然也不容易離開他。他們又因為這屋裏似乎充滿了新奇的聲響，更覺害怕。一到晚上，女傭人驚呼着說她們在牀上吹到了陰風，陰風還拖拉她們的頭髮；她們或是聽到壁上有害怕的震響，或是廚子手裏的鍋子給打翻了，或是婢女在侍候主人的時候，手裏的碗

被打碎了。

當兒子和媳婦們聽到了傭人們這樣說着的時候，他們都譏笑着他們的愚笨和無識。但是他們心裏也覺得有些不安。當荷花聽到了這些傳說的時候，她喊道：

「他始終是一個執拗的老人！」

但是杜蘭道：「讓一個死者得到他的路，太太，說他的好話直到他落葬為止！」

祇有梨花並不害怕，現在她獨自和王龍住着正和他活着的時候一樣。祇有當黃衣的祭伶們來吟經時，她才立起身來跑到自己的房中，在那裏她坐着靜聽他們超薦和遲緩的鼓聲。

漸漸的，這死者的七個靈魂超度着，每隔七天，大和尚就到王龍的兒子那裏說道：

「另外又一個靈魂從他的軀壳中出去了。」每次他跑去這樣說着的時候，兒子們便拿些銀子酬勞他。

日子這樣過去，七個七天，舉殯的日子便到了。

現在全城的人都已经知道，算命的人已經把王龍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的喪事定在那一天。到了那天，那是正當一年中暮春初夏的時光，母親們催促她們的兒子趕快喫早飯，不要遲了來不及看出殯，農夫們整天停着工，商店的伙計和學徒們打算怎樣站着看出殯的行列經過。因為在這全城裏，每個人都知道王龍；如何他從前是一個窮人，和別人一樣耕着田的人，現在他又怎樣成了鉅富，給兒子們留下鉅大的產業。每個窮人都要看看這次出殯，因為這是一件值得他們思考的事——像他們自己一樣窮苦的人，臨死却變得這樣豪富。至少這秘密是存在於每個窮人的心目中。每個富人也都要看看這光景，因為他們知道王龍的兒子們很有錢，所以每個富翁都得對這老年的死者表示敬意。

但是在王龍自己的屋子裏，那天却充滿了人聲和紛擾，因為要這樣偉大的喪儀排成秩序，實在不

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王大既是一家之主，所以他什麼事都得管。他必須把全體過目，帶孝的人是否和他們的地位相稱，還要為婦孺們雇轎子。他雖然忙，但一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，自然很是高興。每個人都來問他這樣那樣，他被攪擾得滿頭大汗，像大暑天一樣。他四下裏在轉望着的眼睛，忽然看見了靜站在一旁的王二，王二的冷靜激怒了王大直到心底，他便說道：

「你把什麼事都推給我，甚至連你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們的素服，穿得怎樣了，也不去看看。」

王二冷笑着，靜靜的說：

「祇有你親手做的事，才覺得滿意，那麼還有誰高興做什麼事呢？我和我的女人都很知道，世上除了叫你做主管以外，再沒有什麼事能使你和你的女人高興了。所以我們爲要使你們高興才什麼也不管的。」

所以即便是在王龍的喪事中，他的二個兒子仍是互相爭論。這一部份是因爲他們二人互相暗地裏在困惱着，困惱他們另外的一個兄弟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而各人又互相因這件事而譴責王二沒有給送信的人足夠的錢，使他可以遠去找到他們的兄弟。王二埋怨王大拖遲了一二天功夫不差人去報信。

當天在這全所大房子的紛擾中，祇有一個是眞眞冷靜的人，那便是梨花。她穿着素服，僅次於荷花的服裝一級，靜靜的坐在王龍的棺材旁。她清早便把自己穿着好，還替啞女兒也穿着好。這可憐的啞子並不注意到什麼，看見自己身上穿着新衣服，祇是不住地笑。她覺得很是奇怪，並且穿着也不舒服，所以總想把它脫下來。但是梨花給她一塊餅喫，又看見她手裏玩着紅布，便百般哄騙着她。

至於荷花，她也從來沒有經歷過像今天這樣的大事。因爲在上轎的時候，她進坐了好幾頂轎子，都坐不進。她的身子現在變得臃腫不靈，她嚷着：「一頂都不適合乘坐。爲什麼現在轎子都做得這麼小？」她又怕不能參與這樣盛大的出殯的行列，一陣着急，便哭出來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她看見滿身素

服的嬌女兒，荷花便找她出氣，埋怨王大道：

「什麼——這東西也去送殯麼？」她又說在這樣忙的日子，這兒子該留住在家里。

但是梨花却柔和而堅決地說道：

「不，老爺曾經囑咐我，永遠不可撤下這可憐的孩子，這是他給我的命令。我能管住她，因為她很能聽我的話，我們倆決不會麻煩誰的。」

王大事情正在忙不開，便把這事丟下了。他有許多事情要做，並且還牽念着許多人在等着舉殯。看出了他的焦灼，那些抬轎的人便抓住了需索的機會向他要求額外的酬勞；抬棺材的也在嘈囂這具材是如何的重，抬到墳地又是如何的遠；看熱鬧的都從城裏來，像潮水一般的湧進到庭院裏來，到處張望着有什麼可看的。這些事以外，還加上王大的女人不斷的責罵着說：事情都沒有舒齊妥當。因此，王大在人叢中擠來擠去，淌着汗；甚至他雖然叫得聲音發啞，却沒有一個人注意他。

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不能把喪事在今天料理定當，但是一件最湊巧的事，便是王三忽然從南邊回來了。在這最後的一剎那，他竟來了。他們每個人都凝望着他，因為自從王龍娶了梨花以後，他們便沒有看見過他。他已有十年不回家了。不，他從那天突然的離開了家，便不再回來了。他離家時還是一個粗野易怒的孩子，他的眉毛濃黑地在眼簾下，他在懷恨他父親的情感下離開了家。現在他已是一個成年人，身材比王大王二都高大，他已改變了樣子，要不是爲了他的眉毛依然緊鎖，他的嘴唇依然粗暴的話，大家或許會不認得他了。

他穿着軍服來到門口，但是王三穿的並不是普通的軍服。衣袴都是黑色細布做的，上身有着鍍金的扣子，腰間掛着套有皮鞘的軍刀。在他身後跟着四個兵，每人肩上添着一枝鎗。四個人樣子都還不差，除了其中有一個是缺嘴以外。他自己也是和其他幾個人一樣，強壯而結實。

當這一列人經過大門而進來的時候，一切的擾攘都歸寂靜。每個人的臉都轉過來望他們，因為王三是這樣一個兇暴而善於發令的人。他用長大的闊步擠過了祭僧們和看閱者，用着高聲問道：

「我的哥哥在那裏？」

當時，有人早已把王三回來的事告訴了他的二個哥哥。所以他們便出來，不知道怎樣去接待他——尊敬地，還是像一個逃亡的小兄弟那樣呢？但是當他們看見這三兄弟靜靜地，背後站着四個兵士，等待他的發令時，他們立刻尊敬地，像一個客人一樣的尊敬他。於是他們互相莊嚴而肅穆地行着鞠躬禮，王三向左右望望說道：

「爸爸在那裏？」

於是二個哥哥領着他到內院去，那裏放着王龍的棺木，覆着銹金的被。王三命四個兵士站在那裏，自己獨自跑到房裏去了。梨花聽到了皮鞋踏在石階上的簌簌聲，急忙偷看了一下。她看見是王三以後便立刻把臉轉向牆壁，就這樣站在那裏。

但是王三究竟看見了她沒有，他却一無表示。他在靈前行了禮，穿起孝服，雖然那孝服穿着太短，因為他的哥哥們沒有想到他是這樣高大的；但他仍是穿上孝服，重新點了二枝他買來的香燭。又叫他們把鮮肉貢在父親的靈前作為祭物。

當這一切都預備好以後，他便在父親的靈前拜了三次，清楚地哭着道：「啊，我的父親！」但是梨花堅決地把臉對着牆壁不回來望一望。

當王三把這些事定當以後，站起身子，用他短而且急的聲音說道：「如果一切都已料理定當，讓我們就出發吧。」

一件最奇怪的事，就是剛才擾攘紛爭着的人，現在却都肅靜下來而願意服從了。王三和四個武裝

士兵的威脅似乎把他們鎮壓了下來。抬轎的人剛才才是這樣堅決地回着王大需索的，現在却輟了下來，他們的話也比較有理了。王三把眉頭一繃，望着那些人，他們的聲音便都歸寂靜。當他說了一句：「做你們各目的工作去，你們在這裏都會得到公平的待遇的！」他們便都靜靜地跑向各人的轎子去，似乎兵士和槍桿之間，有着什麼魔力似的。

每個人都做着各人的事，那具材終於抬出到庭院裏來。麻繩縛住了那口材，像樹木一樣粗的槓子又穿過了麻繩，於是槓夫們便用肩頭去抬那槓子。儀仗的行列中也有着王龍的靈車，裏邊放着些他自己的東西。他多年吸着的煙桿，他穿的外衣，和他的這像。這是在他生病以後，他們才僱了畫匠來替他畫的。因為在從前，他從來沒有畫過一張畫像。的確，這畫像一點不像王龍，祇是一位老者的像，經畫師的努力，加上許多皺眉和一般老年人常有的一道道縐紋罷了。

儀仗就這樣進發了，女人們開始她們的哭泣。一路上哭得最響的便是荷花。她蓬鬆着頭髮，把她雪白的手帕遮着臉，不斷地擦着二只眼睛，大聲的哭着道：

「啊，我終身靠着的人死了——死了——」

沿街的人們擁擠着看王龍這最後一次的經過。當他們看見荷花這種樣子，便竊竊私議着道：

「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婦人，她哭着她的丈夫死了。」有幾人看見她有着這樣肥大的身子，哭得這樣的響亮堅決，便說道：「王老爺有多少家私，把她吃得這樣的肥胖！」他們開始妬忌王龍的家產了。

王龍的幾個媳婦都照着各人的個性哭着。大媳婦哭得很斯文，不時用她的手帕擦眼淚，因為照理，她是不能像荷花那樣哀慟的。王大的姨太太，那是一個姣小的小姑娘，在一年以前才嫁給王大的，照着大媳婦的樣子跟着哭泣。來自田間的二媳婦呢，竟忘了哭泣。因為今天坐在男人抬着的轎子上游

街，這還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。她呆望着在街上擠成人牆的男女老少們，她剛想起要哭，把她的手放在眼睛前，却又從手縫往外看，於是便又忘記哭了。

自古傳說，婦人的哭泣可以分做三種：一種提高了嗓子，眼淚直流的叫做哭。一種只是痛苦的聲音而沒有眼淚的叫做號。一種眼淚直流而不出聲音的叫做泣。在所有這些哭法中，他的女人、媳婦、女僕、婢女，和僱來的哭喪者中，祇有一個人是泣的，這便是梨花。她坐在轎子裏，把門簾放下，使誰都看不見她，於是她不作一聲地泣着。直到出殯完了，王龍已安葬在他自己的地裏，紙糊的房子僕人和紙錢等都已變成灰，香燭點完，被雇的哭喪者工作完畢，拿着一錢走了，一切都已完畢，新坟上堆好了土，大家都因為再哭也已徒然，所以都停止了哭泣的悲哀，梨花知道是靜靜地泣着。

她也不願再回到城裏去。她跑到土房子裏，當王天催她和他們一起回去，她應允住進王家產分妥以後時，她却搖着頭說道：

「不，我和他在這裏住得最久。我也最樂意住在這裏。他還留給我這個可憐的孩子，讓我照顧。我們如果回去，大姨太會憎厭那個孩子的。而且那個女人也不喜歡我，所以我們還是住在這所老爺的舊屋子裏好。你無需掛慮到我們。當我需要什麼東西時，我會向你要的。但是我也不需要什麼，我們將很平安地住在這裏。這樣我便可以當心你的妹妹，因此也可實行老爺所吩咐我的命令了。」

「好，假使你願意如此，那麼，」王大這樣說着，似乎很不願意。

但是他也很快樂，因為王大的女人曾經這樣說過。這轎子是一個不能帶她到縣院裏來的東西，尤其是在大庭廣眾之間。並且現在王龍又是死了，荷花的確會比他活着時更殘酷地對付她，這樣便會生出麻煩。因此他依着梨花的計劃。梨花便手牽着轎子到那土房子裏去，那裏是她曾安慰過王龍的晚年。